

王得山 编著



毛泽东一家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 059 9015 0

毛泽东一家

王得山 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京)新登字100号

2799/2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一家/王得山编著. —北京: 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 1993.11

ISBN 7-5035-0851-5

I. 毛…

II. 王…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②毛泽东-家史

IV. I252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北京张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82千字 印数: 1—10000册

定价: 5.20元

zf 99/25

目 录

一、韶山冲——一个贫穷的小山村，一跃而 闻名世界	(1)
二、勤劳的农家父母——毛顺生与文七妹	(6)
三、毛家三兄弟——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	(18)
四、女中“骄杨”——革命烈士杨开慧	(74)
五、毛家三妯娌——贺子珍、钱希钧与贺怡	(124)
六、多灾多难的毛岸英三兄弟	(164)
七、革命烈士毛泽建与毛楚雄	(230)
八、毛泽东的儿媳——刘松林和邵华	(237)
九、毛泽覃、贺怡之子——导弹专家贺麓成	(248)
主要参考资料	(252)
附1：毛泽东一家主要人物生卒年月表	(255)
附2：毛泽东一家人物世系表	(256)
编 后 话	(257)

一、韶山冲——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一跃而闻名世界

在中国湖南省的地图上，距离湘潭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名叫韶山冲。在旧中国的地图上很难找到，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小山村，不可能排上全国的或全省的地图，也只能在县图上出现。但现在却不然，不仅出现在全国地图上，也出现在世界地图上，就因为这个小山村抚育出了著名人物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韶山冲逐渐成为国内外人士向往的地方，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修建了庞大的纪念馆、招待所，修通了直达长沙的铁路，每天上万人络绎不绝涌进毛泽东故居，在一所极为普通的农家小院前排成长长的队伍，照相机咔嚓咔嚓不断地将这所小院拍入镜头，带到全国以至全世界各地，因此名扬海内外。近几年来，韶山又成了旅游热点，1990年接待国内外观众已突破90万人次，1991年增到105万人次，1992年达120万人次，建国以后共接待2700多万人次。几年前韶山纪念馆有70多名工作人员，他们广泛搜集革命文物，努力做好陈列宣传工作。近年来，他们先后从全国各地征集到有关毛主席的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数千件，图片700多张，在纪念馆先后增加展出文物247件，毛主席的历史照片122幅，手稿103件，文章、书信、著作95件，历史文献108件。这些可敬的辛勤的纪念馆工作人员积极做好宣

传和接待工作，使韶山成为进行毛泽东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课堂。为了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他们携带宣传板深入乡镇村组，为了宣传毛泽东生平业绩和毛泽东思想，纪念馆的干部职工已写出 100 多篇文章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青年毛泽东》两本书。韶山也吸引了大批影视界前往拍片，《今日韶山》、《韶山见闻》、《湘魂》、《少年毛泽东》等影视片都在这里拍成。

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韶山的一批永久性的纪念项目正在兴建，包括毛泽东全身铜像、毛泽东图书馆、毛泽东遗物库、毛泽东诗词碑林和韶山革命烈士陵园。

韶山冲距离湖南省城长沙 180 华里，距离县城湘潭 90 华里，处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的地方。与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距离很近。韶山冲原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建国前交通极为不便，不仅没有铁路、公路，就连通船的河道都没有，去趟县城要靠两只脚板从天朦朦亮一直走到天黑才能到达。

韶山冲是中国南方地区一个典型的山村，村子背靠一个小山岗，茂林修竹，峰回路转，青翠争芳。毛泽东故居前有一片池塘。当地以种水稻为主。

解放前的韶山冲是个穷山沟，大部分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栖身于低矮破烂的茅棚，穷的叮当响。靠打工、乞讨为生，有首民谣反映了韶山人民真实的苦难生活：

“韶山冲来冲进冲，

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

红薯菜根度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全村有600多户人家，毛姓是大户，除了少数姓庞、田之外，70%—80%都姓毛，足见其族众之多。据说，毛氏家族落户韶山冲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是从江西省吉水县迁来的。

毛泽东故居是一所很不起眼的农家房舍，土木结构，上盖瓦顶和茅草，室内陈设简单得很，有堂屋、灶屋、父母住室、毛泽东及弟弟的住室，后院有猪栏、牛栏、磨房、库房。村外的山坡是毛泽东、毛泽民童年放牛的场所。就在这所简陋的房舍内，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毛泽东偕杨开慧于1925年春节前夕，从上海回到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韶山农民夜校20来所，杨开慧亲自去上课，宣讲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1925年上半年，韶山地区相继建立了20多个秘密农民协会和一批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同年6月，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毛泽东在自己卧室的楼上，主持了入党仪式，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个党支部及其领导的农民协会，在大革命时期起过很大的作用。领导贫苦农民与地主作斗争，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象毛福轩那样的优秀的革命干部（毛福轩曾任湘潭农民协会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28年春，党派他到上海金山县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2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5月壮烈就义于南京雨花台）。也就是在这座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在毛泽东

的培养教育与带领下，出现了为中国革命英勇牺牲的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及毛泽建烈士，因此，这座农家小院蜚声中外，也就不足为奇，而是顺理成章了。

毛泽东对生养他的故乡，始终有着深深的怀念，刚刚解放，1950年就派长子毛岸英回韶山看望家乡人民。1962年毛岸青与邵华结婚后，毛泽东又对他们说：“新媳妇总该去认认家门，让外婆和亲友们看看嘛！”毛岸青夫妇遵照父亲的嘱托，先到板仓祭扫了杨开慧烈士墓，又到韶山看望了乡亲们。1959年6月25日至27日，毛泽东又回到自1927年上井冈山后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走访乡亲、畅叙家常。写出《七律·到韶山》，对故乡32年来的斗争和胜利作了高度概括的回顾：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如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韶山是革命的山村，韶山先后有144位优秀儿女为新中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泽东一家就牺牲了六位亲人。韶山现已升格为县级市，韶山人民正按照江泽民总书记题词的要求和希望：“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

精神”，奋发图强，展现了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景象，今后将有更大的发展，与过去的穷山村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勤劳的农家父母 ——毛顺生与文七妹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降生在韶山冲这座农家小院里，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当地世代的农民，毛泽东10岁时，他的祖父毛恩普仍在世，一起生活，直到1904年11月去世，届时小弟毛泽覃出生，全家一直五口人（父母及兄弟三人）。

毛恩普（1846.5.22—1904.11.23），毛泽东的祖父，葬韶山滴水洞。韶山管理局已恢复毛泽东祖父之墓，以供游人观瞻。毛泽东祖父的墓碑经历了人世间的沧桑，大约在1934年前后，国民党军一个连穿便衣于深夜到韶山滴水洞要挖毛泽东的祖坟，但因天黑，挖了三处均未找到。毛氏族人们悄悄地在深夜将墓碑掩埋在附近虎歇坪大石鼓地下，才得以保存下来。1986年9月，韶山辟为国家旅游区后，修建滴水洞别墅的游山便道时，才挖掘出这块墓碑，墓碑完好无损。

滴水洞别墅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滴水洞是一个地名，并不是由山洞而得名，它是一个四周由海拔三四百米高的群山环抱的小盆地，距韶山冲约20华里左右，毛泽东祖父曾在此住过，后搬到韶山冲。因此，毛泽东的祖父毛恩普之墓葬于此。

1959年，毛泽东返归故乡探望乡亲们时，和随行人员到滴水洞巡视祖坟。毛泽东坐在祖坟的山包上，对随行人员

说：“这个地方风景蛮好，盖所房子在这里办公不错嘛”。因此，省有关方面遵照毛泽东的心愿，在滴水洞修建了一处朴素的小别墅。小别墅由三幢房子组成，毛泽东曾住过一号平房，另两幢是随行人员和管理人员住宿的地方。别墅处在滴水洞盆地东侧山脚下，有一股山泉水从一号平房门前流过，日夜不息，淙淙作响。别墅东侧靠公路边有一个水库，库中养有牛蛙，毛泽东曾在水库里游过泳。滴水洞别墅已向游人开放。

刘氏（1846.5.22—1884.5.20），毛泽东祖母，葬韶山东茅塘。

毛顺生（1870.10.15—1920.11.23），毛泽东的父亲。

从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的自我介绍中得知：毛顺生原是一个贫农，年轻时，因负债过多只好当了好多年的兵。回来后在村子里做小生意，兼营粮食和生猪的贩运，也就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收购稻谷和生猪，运到城里卖给商人，从中赚到一些钱，日积月累，克勤克俭，逐步积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土地。开始有15亩地，每年可以收60担谷，全家五口，自用35担，年余25担，又积累了一些资本买回7亩地，每年可收84担谷。土地增加了，劳动力不够，除了妻子和孩子到地里干活外，又雇了一个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又多雇一个短工，毛顺生主要从事贩运，由中农逐渐上升为“富”农（见《西行漫记》一书）。这里所说的“富”农，不是指土地改革时所划的阶级成分而言，韶山冲一带是1949年8月和平解放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时，阶级成分一般是按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来划定的。毛泽东的父母已于1920年前去世，毛泽东三兄弟也在1927年前离家参加革命，就连毛泽东故居在1927年“马日事变”后也被国民

党当局没收了，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才收回来，按照村里一些老人的记忆修复。

毛顺生作为一个农村的小生产者，私有观念极重，总想多攒些钱，购置田产。勤劳持家，发家致富，这也是旧中国亿万农民的欲望。因此，毛顺生治家很严，能干活的一律干活，不能吃闲饭。儿子小不能干重活，也要干些割猪草、摘豆荚之类的轻活，大些了就要到地里干活。毛泽东从6岁起就下地干活、放牛，每天清晨都要先放一阵牛。农闲时，常常整天放牛，与放牛的小伙伴分成两班，一班负责放牛，一班上山采野果，中午会齐，将野果按人分摊，每人一份。有时还把剩余的一些用草绳拴好吊在树枝上，谁能跳起来抓住就归谁。玩得痛快，牛也放得好，因而毛泽东得了个“牛司令”的称号。从少年时就显露了组织才能。

毛泽东从8岁时开始被他父亲先后送到本地离家不远的几个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直到18岁，这期间仍然是边读书边劳动，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学生。毛顺生送儿子上学，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帐，会写几封信就足矣！因爱财如命的毛顺生生意越做越大，开始时靠肩挑贩运，后来成批购进稻谷，自己加工成白米，用土车运送，以后又发展成从银田寺雇船运往湘潭市出售，买卖做得顺利，“聚财”越来越多，高达两三千元，在当时贫穷的小山村是相当富有的“财主”了；并且在银田寺的粮店入了股，与一些商号常有商务往来。做生意就有经济往来，有往来就要记帐、算帐，毛顺生虽然只读过两年私塾，识字不多，但却很会打算盘，而且左右两手都能打。他只希望儿子毛泽东能帮他当家理财记记帐就行了。所以当毛泽东刚识几个字，毛顺生就要他开始给家里记帐。夏天时，

在院子里凭月光教毛泽东和毛泽民兄弟俩打珠算，而且要像他一样用两手同时打。毛泽东13岁时结束了私塾的学习生活，回家务农，父亲让他白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学会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全套农活，晚上替父亲记帐。尽管一天很累，但好读书的毛泽东仍然如饥似渴地读他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与他父亲的愿望相反，他读的尽是一些旧小说和《盛世危言》之类的杂书。他父亲希望他多读些像经史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毛顺生识字不多，在一次因柴山的诉讼案中，对方在法庭上很恰当地引经据典，被告变成了原告，他自己有理说不清，最后败诉，把柴山判给了对方。由此，毛顺生让儿子读点书，也能引经据典，日后帮他打赢官司，给他争口气。但个性倔犟的毛泽东却不喜欢那些经书，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如《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等。在私塾里，老先生也反对读这些书，说它们是坏书。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却哄骗老先生，当先生走过来时，他们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先生走过去又照读不误。毛泽东在家里，白天到地里干活，晚上帮父亲记完帐，就躲进自己的卧室，点上桐油灯，看他的那些“杂书”，直到深夜，甚至拂晓。住在隔壁房里的父母三番五次地催他早点睡，好心的母亲心痛儿子会把身体搞坏，爱财如命的父亲则心疼灯油。毛泽东把蓝布被单挂在窗户上，遮住灯光，仍然津津有味地读下去。但瞒不过他精心的父亲，过来采取行动，一看儿子在读《西游记》，更加生气，又心痛又气愤地大加训斥：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啊！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哪！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毛顺生为了发家致富，多积攒些钱，对待家人或乡亲近

平怪吝和刻薄，总是严格要求妻子和儿子多干活，常常骂别人“懒惰”。毛泽东13岁时，父亲当着许多客人骂儿子懒而无用，激怒了毛泽东，发生了冲突，小小的毛泽东回骂了父亲，出家逃走，母亲追劝，父亲也追来，边骂边命令他回家。毛泽东则跑到门前池塘边，吓唬他父亲说：如果再走近一步，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作出了让步，父亲坚持要儿子磕头认错，儿子则要求父亲如果不再打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一场僵局终于解决。由此，毛泽东认识到，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父亲就会软下来，如果百依百顺，反而遭到的打骂更厉害，因此，从小就养成了反抗的性格。

毛泽东有过多次与父亲的正面冲突与斗争，他也有他的“斗争策略”，往往是以他老实巴脚的父亲“失败”而告终。在私塾上学时，为了抗议先生粗暴的打骂，年幼的毛泽东逃学，因不敢回家，在山谷里乱转了三天，只离家走了八里路，也未找到县城。最后被家里人找回，父亲反而更温和一些了，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毛泽东的“罢课”得到了胜利。

毛顺生省吃俭用，对家里人特别抠门儿，不但零花钱一文不给，而且伙食也很差，从来不给肉和蛋吃，每月15日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一些鸡蛋吃，但也从来不给肉吃。对于荒年讨饭的多亲，他从不施舍，这曾引起毛泽东及其母亲的反感，为这类事曾发生过多次数争吵。

年幼的毛泽东与其父的抗争，有时还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即用他父亲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反驳他父亲。如他父亲经常责备毛泽东不孝和懒惰。毛泽东则引经书上说的“父慈子孝”的话来反驳，“父慈”在先，“子孝”在后，

只有“父慈”而后才有“子孝”。至于懒惰，毛泽东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父亲年纪比他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毛泽东并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父亲经常被取得哑口无言。

毛顺生辛勤劳动，率领全家克勤克俭，培养了毛泽东兄弟勤劳、朴实的优秀品德。到晚年每年收入虽然不少，但绝不浪费，在衣、食、住、行上仍然是勤俭持家。比如他们的住房，仍然是毛泽东祖父在1878年盖的泥墙草顶房子，直到毛泽东父亲去世前两年，才把草顶改成瓦片屋顶。

毛顺生又是一个封建专制者，在家里实行家长制，他一切都要包办。1908年，毛泽东刚满14岁时，毛顺生就给他娶了一个20岁的媳妇罗氏（1889.10.20—1910.2.11），但遭到长子的抗婚，一直不承认这项“婚姻”，老头儿也无可奈何。1910年，毛泽东16岁时就离开了这个封建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去到湘乡读书。毛泽东启程时，父亲还率领全家为他送行。毛泽东以后到长沙学习和工作，仍经常给父亲写信，寄些钱和药物给他治病。1919年文七妹逝世后，毛泽东将其父毛顺生接到长沙居住。

1920年1月30日，劳碌一生，总想发财的毛顺生因患急性伤寒医治无效而去世，终年50岁。

文七妹（1867.2.12—1919.10.5），毛顺生妻，毛泽东的母亲。她的故乡是离韶山冲20多华里的湘乡县唐家坨，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

毛泽东非常敬爱他的母亲。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这一名字是以讹传说，其实是文七妹，当时毛泽东谈话，斯诺用英文拼音记述，译成中文时又拼音译成了“文其美”。她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

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被称作“七妹”。文七妹为什么嫁到韶山冲毛家？根据有关资料，其中还有些特殊原因：文家祖坟埋在韶山，每年清明节文家要到韶山扫墓，为了有个落脚的地方，文芝仪就将女儿七妹子许给了毛顺生，13岁订婚，18岁嫁到韶山冲。

毛泽东曾在1936年，满怀深情地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毛泽东更风趣地用政治名词谈到他家的故事：“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父亲和母亲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在维护封建家庭利益的前提下，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同的。父亲毛顺生是一家之长，以封建家长制的办法来控制家庭，母亲文七妹则是一位勤劳、善良和乐于助人的农家妇女，又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受到邻里乡亲和儿子的尊敬与爱戴。

毛泽东在家庭里，与父亲的关系，锻炼了他对封建专制抗争的性格，在待人接物方面则受其母亲的影响很大。

文七妹虽不识字，但其父文芝仪却识文断字，家境小康。毛泽东的外婆是一位虔诚信佛的人，因此，也影响到毛泽东母子。文七妹先生下的两个儿子均都夭折。因此，毛泽东受到外婆及母亲格外的疼爱，在外婆家唐家坨附近有股清

泉，称石观音庙，毛泽东被外婆及母亲文七妹经常抱到这里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在家中也吃斋念佛。毛泽东曾回忆说：“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和神佛打交道。”

毛泽东小时候就经常到外婆家去借书读，每次往返要走几十里崎岖的山路，茂密丛林，碎石山岗，流水湍急，野兽出没，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起早贪黑，跑惯了这条山路。因此，毛泽东从小信佛，受母亲及外婆的影响很大。平常在家与母亲一起，经常依时节祭天地、拜祖宗，从不间断。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故居时，曾在堂屋正中摆神龛的地方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毛泽东由于学习了科学知识，成年以后不再信佛，受到母亲的责备，但老头儿却不加干涉。毛泽东母亲教子信佛，而且母子联合起来劝父亲信佛，没有成功。但有一次意外的事情却使他父亲转为信神。有一天，父亲出外收帐，路上遇到一只老虎，而老虎突然遇人慌忙逃跑了，这次遇险，使他思忖是不是得罪了神佛，妻子又说这是菩萨保佑了他。从此，他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烛，顶礼膜拜。但他只在处境不顺当的时候才求神拜佛。

文七妹心地善良，慷慨厚道，同情穷人，乐于助人，受到儿子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也从他母亲那里学到了这些好的品质。有一次旧历年关，毛泽东奉父亲之命去收一笔猪钱，在回家的路上，却把钱散给衣衫褴褛的穷人，成为父亲的逆